



《山海情》里的凌教授，也许只叫得出得宝他徒弟的名字，而搞不清金滩村众乡亲的名字。他的眼里只有需要种蘑菇脱贫的人，他的职责就是教会他们种蘑菇。当他知道蘑菇因为太多市场收购价只有八毛(角)一斤，农民要亏本之时，他闯荡异地，寻找市场。其实，卖并不在他的工作范畴。为了承诺对菇民“两元一斤”的收购价，他贴上了自己的几万块钱。

电视剧中的凌教授，只有他不断忙碌的身影，他的喜悦与焦虑，都付诸形体动作，很少有他眼神的特写。一直到他要离开金滩村，全村的人带着礼物来送他，导演也只给予中景镜头，并不扩大他感动的震撼。

在电影《千顷澄碧的时代》里，兰考县委副书记范中州，也很少有台词，20年前，他在兰考最穷的村子坝庄当村支书，招商集资创业失败，自己赔了14万元，妻子跟他离婚的事，还是别人很久以后查账才知道的。他与坝庄现任书记芦靖生谈起父子不和，眼神由执着变为悲伤。而另一位主角，四方乡的书记韩素云，她的朴素、平常、生活化，甚至掩盖了她的坚定和毅力。范中州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是脱贫工作让她成为了战士”。

韩书记去做村里最落后的懒汉二奎的工作时接了一个电话，得知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去世了，她悲伤不已但忍住了眼泪。“是的，你媳妇是离开你了，但她还活着，你为什么不能干出个人样来让她看看?!”连悲伤也化为工作的能量了。

没有自怨自艾，没有自高自大，所有个人的牺牲与奉献都以一种朴素的天经地义的方式予以呈现。无论是《山海情》，还是《千顷澄碧的时代》，对于脱贫攻坚中领军人物的描绘都是快进的节奏、纪录片式风格。两剧所反映出来的贫穷地区历史与现实状况的诸多信息，与人物内心世界的优美崇高，完全在同一个大气快捷的节奏里。“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艺术上，事件与人物，如此铺排，也是一种精准。

《山海情》里的马得福，笑得憨厚，眼含悲悯，不觉得自己是领路人；素面朝天的韩素云，她越不新鲜，越有光芒。她在去世的老爸床边一个人痛哭，带着忏悔，但转身，就用老宅替村民贷出资金。麻利敬业是全力做出来的，悲伤从不被放大。《山海情》里，郭京飞替几天顾不上洗头的老师凌教授洗头，调侃道：“洗头水，黑得用毛笔可以写字。”

芦靖生，金融专业出身，放弃赴美访



越不新鲜 越有光芒

谈扶贫题材影视作品中的干部形象

◆ 南妮

学，以证监会挂职干部身份，去了坝庄“黄河最后打了一个弯”土质不好的贫困村，做第一书记。大风雪天气来临，他带领村民把濒临毁灭的蘑菇从蘑菇房搬到空置的厂房一幕，是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的神来之笔。这厂房，就是20年前范书记带人造下的厂房。脱贫理想的彩虹之桥，是两代干部的绝妙衔接。

金融人才芦靖生用自己的知识帮助村子建立小额贷款制度，真正觉得自己工作的意义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连在国外的女朋友也被他吸引了过来，支持他的事业。与范书记、韩书记本地干部平静而沧桑的眼神不同，芦靖生出场时的眼神是奋发的、昂扬的。芦靖生的扮演者李东学的帅气，不是那种高冷的、咄咄逼人的气质。他在《甄嬛传》中演过被哥哥毒死的果郡王，多情而温柔。在《千顷澄碧的时代》里，他饰演的芦靖生也是温柔的。善心、贴心、细心，如同凌教授一样，也把自己的5万块钱送给借高利贷受威胁的村民救急。“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孤儿出身的他，对苦难有着天生的理解。

芦靖生在被一条他受冤枉的视频四处传播之后，差点想离开坝庄，这时，如同金滩村人来送凌教授一样的感人场面出现了——坝庄人高声叫着自己书记的名字，那个热血的年轻人的名字，强烈要求他留下来不要走。这些人，也正是他当初来工作时，闹得他头疼的人，如同那句感慨：“现在，他们知道谁是对他们真正好的人。”

与黄轩是西北人一样，李东学是河南人。水土、血脉、粮食、心气，中国人相信这个，中国的导演相信，演员对家乡无法不温柔。因为理解而富于深情，因为热爱而温文尔雅。温柔消弭了与之一切对立的一切，平凡的景与物被审美化了，它令人想起了艾青的著名诗句，想起了斯特恩拉的那些缠绵的小提琴曲，低到可以心碎，高到可以裂石。

《山海情》中的张书记，前一个镜头还在工地上，亲手挖泥，后一个镜头就是开会途中因车祸而离世，导演绝不煽情但情自在。《山海情》也好，《千顷澄碧的时代》也好，脱贫攻坚的领军人物，完全没有好莱坞化，带着救世主的味道。他们是大地的一部分，他们像泥土一样质朴、实在、纯粹、坚韧，最终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新电影 老歌曲 可惜了

◆ 徐冰

牛年春节票房两强《唐探3》和《你好，李焕英》两部片子里安插了不少老歌曲。《你好，李焕英》通过张蕾演唱的《路灯下的小姑娘》、于淑珍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把观众自然而然牵引到那个年代，跟随镜头穿梭在人物故事中，很有代入感。而《唐探3》中大量的老歌曲被点缀在剧情中，类似邓丽君《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葫芦娃》、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人证》主题歌《草帽歌》、迈克尔·杰克逊演唱的《Heal The World》等，但是处理方式要么很无厘头，要么纯粹为了煽情，要么想直接“拔高思想境界”，基本上与电影内在的逻辑关系不大。这个问题在该系列前两部中也非常突出，近年来的不少电影的配乐都有类似现象，像是DJ的背景放送而不是作曲家的创作，我称之为“电影配乐综艺化”。

近年来，主流媒体综艺节目中几乎所有的爆款曲目都是老歌新编唱，无论国语老歌还是粤语经典和英文歌，统统被尽情消费。资本把控了影视产业链之后，配乐的费用被压得很低，电影配乐的综艺化似乎也顺理成章了，省钱好用也有保险系数。电影失去了原创音乐的灵魂，也感受不到审美上的追求和指向，变相为环境音乐、情节桥段、情绪注解，类似MV的功效。

中国已经是当今全球第一的票房市场，但是很遗憾，我们这些年电影的艺术审美力和影响力，与收入和市场地位完全不成正比，电影配

乐的状况更是堪忧。电影是个综合性极强的艺术样式，其中的配乐(特别是电影歌曲)起到了极大的审美愉悦、心灵摆渡的作用，当年电影《上甘岭》导演沙孟对作曲家刘炽说，人们或许会忘了电影里的场景，但是一定要记得并会唱电影里的歌曲，所以刘炽写《我的祖国》的旋律是费尽了心思的。很具讽刺意义的是，去年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音乐奖空缺，我一查更惊讶，最佳音乐奖空缺是所有奖项里最多的，之前在第4届、第6届、第9届、第11届、第13届都没有最佳音乐奖得主!要知道，1962年首届百花奖最佳音乐是张敬安、欧阳谦叔的《洪湖赤卫队》，第2届是雷振邦《刘三姐》，1980年第3届是王酩的《小花》，到了1981年金鸡奖成立被提升为规格最高的电影奖项，最佳音乐奖也从百花奖中移植在金鸡奖中，金鸡奖第一届最佳音乐是高田的《巴山夜雨》，1983年的最佳音乐则是吕其明的《城南旧事》……这些都是影响了几代人情怀的电影音乐，魅力无穷。

中国电影发展中的几次高峰，还真是与大众音乐的高潮期默契同步，相得益彰的。其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义勇军进行曲》《天涯歌女》《渔光曲》《夜上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谁不说俺家乡好》《让我们荡起双桨》《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我爱你中国》《牧羊曲》(包括同时代大量港台电影插曲)……只是最近十多年来的电影发展高光期，缺失了不少原创好音乐好歌曲，令人惋惜。

从痰盂的“新用途”说起

◆ 徐佳和

傍晚看新闻，12岁的儿子突然指着电视屏幕大叫：“看呀，那不是我小时候坐在上面便便的东西吗？”原来，这种几十年前中国家庭常备之物这几天忽然大热，因为有细心的网友发现，痰盂在美国亚马逊官网售卖，卖家将商品标注为“(上世纪)60年代中国传统果篮”，标价61美元，且“用高品质搪瓷制作，不含双酚A，无毒，不含塑料或其他化学物质，是一款非常健康的餐饮用具”。知晓痰盂功能的中国人，不免为这般与真相相悖的介绍哭笑不得，却又暗自为这款几乎在中国现代家庭环境中绝迹的传统器皿被“脑洞大开”的老外赋予了新功能，莞尔不已。

梁实秋曾经有一篇散文，专门以《痰盂》为名。在文中他介绍，每天早晨清理房屋，倒痰盂是第一桩事。“痰盂是比较小型的垃圾桶，每屋一具，多方便！有人还嫌不够方便，另备一种可以捧的小型痰盂，考究的是景泰蓝制的，普及的是锡制的，圆腹平底而细颈撇口，放在枕边座右，无倾覆之虞，有随侍之效。”

在老舍的讽刺小说《牛老爷》中，痰盂摇身一变，成了“艺术的科学的卫生的”精巧玩意儿。“闽漆的痰盂来到以后，牛监督——虽然那么大的脾气——感到一点满意；把痰盂留下五个，其余的全送给了朋友们。于是全城里有汽车的人都有了一个精美的痰盂，好看，好用，而且很光荣，因为是监督送给的。”虽然言语讥讽，但是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可以打造得极精美的日常使用器物，即使其功用是拿来盛放秽物。

痰盂的用途果真仅限于此吗？据石门二路百货店的老板介绍：“痰盂罐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以前人们结婚的时候，会在里面放糖果、花生等。”原来，在被正式固定功能之前，痰盂罐也曾经有过“美好”的光环。

其实，如果对于用途完全被蒙在鼓里，也不懂名称后面所带来的含义，仅凭曲线婀娜如美



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前室东壁壁画《男仆女仆图》

人般的外形，痰盂罐这个东西的功能恐怕还真的不止于固有认知中的盛放秽物和老少皆宜的方便卫生设备。由此想到《论语》中孔子所言“君子不器”，“器”是一个象形字。“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守之。”

器，就是被控制住。杯子被烧成之前，就是一把土。这一把土，烧成什么形状都有可能。但是，当这一把土烧成杯子的时候，它的价值，它的作用，被固定住了。它只能是杯子了。君子不器，就是那一把土，本来具备各种可能，结果烧成杯子以后，已经不具备成为其他功能的可能性了。

社会往前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器物的原本功能属性势必会失去依附存在、大放光彩的环境，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然而，为什么不能重新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历史环境中，发挥出另一种功能，接受另一种审视，成为另一种东西，嫁接出另一段生命呢？

曾经，春运时火车上人们毫不在意装货的红色蓝色蛇皮袋，被改成了时髦的衣服花纹又变换出了潮流背包；八九十年前江边建的粮仓、煤仓变身成了美术馆，外墙上巨型的运输带成为独特的参观走廊……

如今，对于购买铜制痰盂罐的顾客，上海的店主建议他们将其放在客厅里，可以用来装废纸等垃圾。当痰盂罐被冠之以“传统果篮”之名，销往没有人知道其“身世”之地时，不禁让人哑然失笑。